



当代优秀儿童小说选析

汪兆骞 选编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DANGDAI YOUXIU XIAOSHUO XUANXI
当代优秀小说选析

汪兆骞 选编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DANGDAI YOUXIU XIAOSHUO XUANXI
当 代 优 秀 小 说 选 析

汪兆骞 选编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语 文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1/32 12印张 240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7240·048 定价：1.00元

改革的时代，呼

無改革的文化。

王光遠

编 辑 说 明

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人人都关注着改革，希冀着改革，向往着改革，并且还以自己的一分热和一分光投身于改革中去。

在“三个面向”的指引下，广大的教师们也正在这宏伟的改革的交响乐中努力谱写着一曲新的乐章，那就是在传统的课堂之外开展课外活动，给青年学生们创造一个诸如开阔知识、积累知识、充实知识、深化知识，以及知识交叉、知识渗透、知识运用的机会和场所。量变必然引起质变，知识的反馈必然导致青年学生智能的提高，导致创造力的积聚、凝结和飞升。而这一切，无疑是我们四化大业的需要，我们中华民族再次腾飞的保障。

语文是各门学科的基础，它与文学、文学作品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的血缘关系。为了帮助青年学生了解我国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新成果，从作品所反映的广阔的生活图景中来窥探我国改革的洪流，提高他们的语文读写能力和文

学鉴赏能力，充实课外活动，我们特编选了这本《当代优秀小说选析》。入选的作品不仅是名家名作，而且我们还选编了冯牧、孙犁、余心言、冯立三等文艺评论界的专家和新秀的评论精品，旨在导读，用以具体指导青年学生如何欣赏作品，这对提高他们的语文能力和文学素养，将会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由于编选者的水平所限，疏漏不当之处，恳请作者、读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编 者

1985年6月

序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总要静下心来，认真地读一两本书，然后我才觉得内心充实，精神满足，仿佛自己同这世界的关系更紧密了一些；否则，我就多少有一些寂落感和茫然感，似乎自己对这世界不甚了了。这习惯，在长期的繁忙中，竟成了我的一个难得实现的愿望，以至于使我有些苦恼。因此，我时常很羡慕那些有较为充裕的阅读时间的人。

本书编者汪兆骞同志是我的朋友。他花了许多辛苦选辑了这些作品。这里，有广大读者已经熟悉的知名作家，也有读者不十分熟悉的文学新秀。难得的是，他收录了几位老前辈和中青年评论工作者对各篇作品的赏析文章，这就使本书显得益发活泼生动。

当我将这本书推荐给读者的时候，我不仅想到了书之珍贵，希望得到这本书的朋友们能够有一种恬静的读书的心境，能够与每位作者神交，能够随每篇作品中的人物经历种种或欢乐或苦痛、或轻松或紧张、或顺利或曲坎的情景，我更想到了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改革的时代，这使我们正经历着许多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新鲜事情；而且，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了，这种变革的风，变革的雨，变革的潮流，正吹洒着我们，沐浴着我们，激荡着我们，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思考方式到人际关系。收在这里的作品，除了各自的个性以外，正好都带有这一历史性的时代特征。我想，这是最易于引起朋友们共鸣的特点。

停滞不符合历史的本性，不符合生活的本性，而这最终则是因为它不符合人的——人民的本性。我想，无论是本书的编者、作者们抑或是获得本书的读者们，宏观地站在当今世界的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的高度，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变革，我们必须变革；前进，我们必须前进！

祝各位熟识的或陌生的朋友们幸福快乐，晚安或者早上好！

孟伟哉

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

目 次

- 编辑说明 (1)
序 孟伟哉 (3)

中篇小说

- 相思树女子客家 古 华 (1)
潮流比传统更有力量 冯立三 (77)
明天行动 郑万隆 (81)
一篇启人深思的佳作 冯 牧 (141)

短篇小说

- 高原的风 王 蒙 (147)
人总是要前进的 余心言 (172)
围墙 陆文夫 (176)
化平凡为神奇 汪兆骞 (197)
哦，香雪 铁 凝 (200)
谈《哦，香雪》 孙 犁 (214)
阵痛 邓 刚 (216)
蜕变性的痛苦 周昌义 (234)
麦客 邵振国 (236)
充满希望的劳动和追求 汪兆骞 (271)

最后一个渔佬儿	李杭育	(275)
真实、力量和美	李福亮	(292)
旋转的世界	陈继光	(297)
现代化进入家庭之后	余心言	(326)
海边的雪	张 炜	(331)
象征——烈火中的涅槃与新生	清 才	(353)
绊筋牛	罗光明	(357)
当代年轻农民形象的新开掘	汪兆骞	(373)

相思树女子客家

古 华

五岭山区有个相思坑。都说相思坑里风柔雨嫩，雾走云浮，好一方山林乐土。其实相思坑不是个坑，而是一座绿树浓荫、溪涧密布的峡谷。它是不是山林乐土，我们先不忙答复。反正林场场部设在这里，公社管委会也设在这里，有上千居民呢。至于为什么把这峡谷叫做相思坑，不雅视听，那是老辈人的责任。或因为什么节妇殉夫的古老传说，或因为本地方的女子多情重义，或因为这里曾经长满了红豆杉，相思树，等等，谁说得清楚？又没有人来做地名考证。相思坑就相思坑呗！相思坑地方的男子汉一个个出息得上山能打虎，能伐木，下水会放排，会炸鱼，喝酒、打架、喊山歌，比天底下哪个角角落落的好汉们都差不到哪里去；相思坑地方的女子们也一个个出落得水灵水嫩，重情重义，会编筐，会结席，会守着男人养猪打狗，当家理财，生儿育女。所以用不着嫌恶这地名。地名不好，只要人中用。人不中用，你就是把它改成“红卫坑”、“朝阳坑”、“大寨红旗坑”、“世界革命坑”，银样蜡枪头，于国于家何益？

相思坑公社书记姓赵，百家姓里头一家。大家叫他“灶

“神爷”，管百姓吃喝拉撒的。他自己开自己的玩笑：小姓赵，单名行，正八品。县委书记才是正七品。还有副七品、副八品呢！八品芝麻官是也。他爱人也因此被列为“八品夫人”。古老的品级爵位有了新发展。

近些日子，为了公社下属企业“相思树女子客家”的严重问题，赵行书记抓头抓脑，头发都熬白了。因为“相思树女子客家”的店长观音姐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你个二十八、九岁没出嫁的风流女子，为了招徕宿客，多捞票子，都搞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出卖色相？“明是客店，暗是花院”，人家有根有叶、有名有姓地告到了县里。县委财办连着来了三次电话，要他赵行严肃处理。县委分管财贸、政法的书记就是他老丈人。打击经济犯罪，取缔非法经营，决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若还继续软弱涣散，只顾经济收入，不顾政治影响，不抓不办，就由县公安局部门出面处理。那时可有你赵行的好戏看。难怪早就有人风言风语，无亲无故，赵行看中颇有姿色的观音姐，讲不定两人早有了一腿子的姻缘。无风不起浪。赵行今年刚做了五十大寿，他那“八品夫人”乔三腊，还因此打翻了酸醋缸子，在家里闹翻了天呢！

县里的电话讲得明白：处理这类问题，办法很简单，改组“相思树女子客家”的班子，派几个党员进去。不懂经济，不懂管理不要紧，无非先赔几个月本，交学费。政治这个“本”却不能“赔”，“赔”不起呀！不懂经济，不懂管理就学嘛。谁是天生的？不懂的反面就是懂嘛！

隔山放屁，臭的远哩。间间办公室有电话机，由秘书先挂通了，再由领导亲自捏着话筒作指示。虽说相思坑地处五岭大山，离县城一百二十公里，可拿起话筒就到了鼻子底下呢。好

在赵行也是只亚热带林区的老麻雀，见过几番风雨的。县里连下三道金牌，责成他查办“女子客家”这事，他在公社院子里一个字都没有走漏。事关重大，事有来头。这事他已经软顶暗拖，搪塞了半年了。上级不听他的，他也不想上级的。能拖一时是一时。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他公开对抗，却又缺乏勇气。再过十年就退休，犯不着吃眼前亏。都五十岁了，有那么多好年月都贡献给一次次运动风雨、斗争烈火了，他再赔不起。只能搞点迂回战术，抓紧时光为百姓做点事情。倒是要仔细想想，这“相思树女子客家”的“祸水”，是怎么泛滥开来的？他又是怎么惹下这浑身鱼腥味、羊臊味来的？难道真应当看破红尘，大悟大彻，求得六根清净，无我无为？

二

原来这“相思树女子客家”，本名“相思树客店”。因全店的服务人员，除食堂大师傅以外，是一色的山里年青女子。又因她们服务热情，待客亲切，一些常来常往的客人开玩笑，就喊成“相思女子客家”了。小店店长观音姐，也觉得这名字好听，就随客人高兴，没予纠正。店里的正事还忙不过来呢。客店紧靠在林场停车坪的山边上，是一栋老式会馆建筑，青砖青瓦，上下两层，中间是过道长廊。据说解放前相思坑地方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土匪寨子，这栋会馆式楼房即是匪伙们行劫归来分赃聚赌的场所。一些从两广、湘赣地方掳来的良家女子，也陆续关在这里，成了赌院加妓院。解放后这楼房成为公产，是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后来乡人民政府发展为人民公社，另盖了办公楼院，这里便降格为公社的万头猪场，还驻扎过公社的钢铁大军。没过两年，便租给商

业部门做山区土产竹木收购站。“文化大革命”初期又曾被本地的造反兵团占领，成为“文攻武卫指挥部”。直到后来省里在相思坑地方兴办林场，采伐这一带大山里的原始老林，来往的汽车、客人日渐增多，公社便收回这多灾多难、饱经风霜的楼屋的所有权，稍加修整，办起了“工农兵宿食店”，每月收一、二百元管理费供公家花用。这楼房南北两向，共有客房三十间，楼上二十间，楼下十间，加上食堂、厨房、澡堂、厕所。还有个长条形的前院，围着一道矮墙。

另说相思坑林场是个县团级单位，每年采伐下来的几万立方米的木头，全靠汽车运送到一百三十公里外的铁路车站去装车，再发往各地，所以一年四季，只要不是大雪封山的日子，就总有二、三十辆各地来的运材卡车在相思坑过夜，一天跑一个来回。两湖两广的司机们便成了这“工农兵宿食店”的常住客人。还有来自广州、上海、南京、武汉这些大口岸地方的，操着各种奇怪口音的木材采购员们。本可以做成一项坐地收钱的好生意，可那些年一切从政治出发，经济为政治服务，甚至提倡只要政治过硬，不怕生意蚀本。开初几年，“工农兵宿食店”还办得下去，可到后来，那套“政治”露了馅，经济也就跟着不争气。“工农兵宿食店”从经理、副经理、会计、出纳、保管，到服务员、炊事员、治安员，养着一大班子人，却是“公家开店，大锅吃饭，好好歹歹，月底领饷①”。店里枕巾、被子、床单没人洗，成了旅客的揩脚布，成了一幅幅布满大小岛屿的国际地图；走廊过道没人按时清扫，摆着筐筐篓篓，养着良种鸡兔；厨房、食

① 工资

堂更是汤水遍地，走在上面要步步谨慎；饭菜上顿叠着下顿，变酸变味，既经售出，一概不退，损失自理，并且过时不候。还有早晚不供应热水，任是早春晚秋，雨天霜雪天，提倡冷水浴，据说一可以预防感冒，二可以治风湿关节炎，三可以防止皮肤早衰……，每天早出晚归的卡车司机们几经领教，便纷纷迁移住址，拉了木头到那一百三十公里外的火车站去住宿。尽管相思坑峡谷山青水秀，冬暖夏凉，夜来宁静，景色宜人，但这些林区夜宿的优越性不得不被一一割爱、舍弃。几个顽皮的本省司机还编了段顺口溜：

“好个工农兵宿食店，进门人就三分贱，抬头但见母夜叉，低头满脚臭水溅。早晚凉水冰骨头，夜来臭虫席下钻，三顿饭菜两顿馊，大狗小狗桌底窜！哪个请我吃一餐，除非贴我十元钱，哪个请我留一宿，除非床上戏鸳鸯！”

真缺德，没教养，戴着绿眼镜看事物，漫骂服务行业，对大好形势不满。“工农兵宿食店”的经理就是赵行书记的爱人乔三腊，卡车司机们尊她为“朝天辣”。最是个正事不管、闲事爱探、倚夫仗势的“八品夫人”。“干不干，老娘四十三块半”，公社的企业管理人员。她几大女长，心宽体胖，每天上午、下午高兴了就到店里来走走，看看，然后从尼龙布提兜里拿出件两三年都不见完工的毛线衣，坐在店门口指指画画，飞短流长。她专爱管店里店外的男女作风，倒无须亲自动手，自有手下的几个眼线耳线，去“捉奸拿双”。每“捉奸”一次，不管成与不成，相思坑地方就必然有人哭，有人闹，有人笑，有人寻死寻活，投水上吊。如今河里水浅，晚上电灯雪亮，倒很少出得人命案。只是闹得整座峡谷黄汤浊水，沸沸扬扬，骚乱一场。

“经理同志！大忙大忙。请问，最近又拿了几‘双’？”

相思坑里也是人多嘴杂，常有游手好闲者来乔三腊面前凑趣、打探。

“‘拿’了几‘双’，你眼馋？鬼崽子，不信，你就去钻钻哪个破鞋的猫眼狗洞试试看？”

乔三腊快嘴利舌，从来认强不认弱，占理不让人，不占理也不让人。

“书记嫂子！‘工农兵宿食店’如今是服务人员自己做了饭菜自己吃，成了个客人不住的老鼠店，你当经理的也不整顿整顿，好生管管！”

也有好心的人曾经向她提建议。

“哎哟哟！同志老表哥，我当是哪个罗！店里一百条床单烂了九十条，客人睡在光棉絮上，床头的枕巾都做了抹脚布，还有的客房里四张床只共着两副铺板，更不要提洗脸盆、白铁桶了。玻璃烂了没人管，窗眼上都糊着旧报纸……我向公社党委打了三次报告，要求批给一千元钱，至今分文不给。只是上级来了领导，才晓得要店里一席两席的办酒饭！还有，他们头头脑脑，每逢生日做寿，也都要来办酒，来揩油！谁不晓得我们是个‘油水店’……这些事，公社党委不管，我一个‘四十三块半’的经理能管？你同志老表哥想管管，来来，不要多了，先贷给我一千块现款！”

这时候，乔三腊毛线衣搭在肩上，双手伸出老长。四十几岁的女人了，一双手倒是养得红红白白，嫩嫩生生，伸在你面前，看得摸不得。要不，她抬手一掌掴下来，保险你脸巴子麻辣火烫好些天。

公社不肯批给“工农兵宿食店”一千元的补贴费，也没

有哪个私人肯慨然赠捐，店子成了个人不理、狗爱钻的烂摊子，留着二十来位服务人员坐坐班，夸夸孩子，骂骂老公，扯扯家闲。反正都是地方上头头脑脑们的亲属，哪怕相思坑苦旱三年，天火烧山，也轮不到她们饿饭。但毕竟“四人帮”都已经倒台三、四年了，群众意见越来越大，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差，公社党委、公社管委会的头头脑脑们也不得不大为光火——这店子与相思坑地方各行各业大干“四化”的大好形势格格不入么！几经研究，统一认识，终于作出了决定：“工农兵宿食店”暂停营业，关门整顿，清理财物，革旧图新。又鉴于“工农兵宿食店”的经理是公社书记赵行同志的发妻，县委乔书记的长女，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大家一致同意，“工农兵宿食店”的问题请赵行同志百忙之中亲自予以处理。

这两年，老赵书记为了这“工农兵宿食店”，听了不少闲话，被人指了背脊。最难对付的自然是那位每天都要跟他打枕头官司的经理发妻。按说赵行自土改参加工作起，一不贪污，二不搞腐化，三不好吃喝，作风正派，上下人缘都不错，一次次风急雨狂的大运动都闯了过来，他如今还怕什么？愁什么？可是同志哥，不说不晓得，如今这世上，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也有一本难念的经。他何尝不想早些解决“工农兵宿食店”的问题？他何尝不懂得根子就在自己的“姑奶奶”身上？他早就私下里试探过，要自己的夫人离开这店子，不要再占着这个臭茅坑。可他每次话没说完，乔三腊就象被人抢了饭碗，夺了口粮，露出“朝天辣”的本相，又哭又闹，拍桌打椅，披头散发，呼天抢地。有时还要解了裤带绳上吊。一个公社主要负责人家里闹得不成体统。